

合作的力量

各种创新型合作网络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

比尔·克林顿总统

在这个星球上，智慧、勤奋和能力被大家均等占有，但投资和机遇则不然。要实现我们对 21 世纪的各种期望，就得另辟蹊径、创造更多机会，使每个国家的每个人在有利于成长的机制、基础设施和网络帮助下公平享有成功的机会。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，我们就会对每一天充满期待，并对各种可能性理解得更加深刻。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，同时促使国际援助事业实现由慈善向合作的转型。

如今，人们的相互依存程度高于以往任何时候。作为世界公民，我们的价值取决于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，使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实现和提升自我。

所幸我们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做些事情，为他人创造机遇。开明的政府决策，例如巴西的“家庭补助金”计划——政府为那些送孩子上学的家庭支付学费并逐年予以监督，则充分证明：

国家可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，调节收入分配的不均。企业则逐渐意识到强有力的社会和市场有助于提升销售量，并在其经营模式中不断融入公益元素。近年来，全球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，科技进步则使更多人得以通过短信或互联网进行小额捐款；得益于此，慈善捐助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化，从事该事业的非政府组织也在经历着相应转型。

在业已建立起创新型合作网络的领域，我们的进步最为明显。来自政界、商界和社会各界的利益相关者齐聚一堂、共谋盛业。与孤军奋战相比，这种方式更有效、更快捷也更经济。“克林顿全球倡议”（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, CGI）会议机制于 2005 年应运而生，每年 9 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后都在纽约开会。我们每年都邀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、商界领袖、慈善家、社会名流等出席会议，就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，共商解决之道。

在交流真知灼见的过程中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建立了合作关系，就解决当今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出创

新性的解决办法。例如在过去两年中，可口可乐公司将其供应链管理经验分享给全球基金，用以防治艾滋病、肺结核和疟疾等疾病。这两家机构还一起找到了

更有效的途径，将重要药物和医疗服务提供给急需的患者。在今年 9 月的会议上，它们宣布将扩大该项目所惠及的范围。此外，GAP 公司也正与一批非政府组织合作，开展名为“个人发展与职业提升”的项目，以期通过技术培训提高服装女工的从业素质。该项目首先在印度实施并取得了成功，目前已扩展至孟加拉国、柬埔寨和越南等国。

在过去 8 年的会议中，CGI 理事就诸多领域的问题做出了 2300 余项承诺，包括减少贫困、创造教育机会、化解冲突、推进环保前沿技术等。这些承诺使 180 多个国家的 4 亿多人受益，而相关资金一旦全部到位，总额

将超过 731 亿美元。我们正继续展示出精诚合作的巨大力量，并探讨如下问题：如何将美好的想法转变为实际行动来改变人们的生活？

这些年来，我发现非政府组织可在创新型合作网络内发挥独特的作用，从而回答上述问题。这些组织通常以为人们创造长期利益来衡量自身价值，这使得它们勇于冒险和尝试。它们能够与来自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，将解决方案付诸实施。非政府组织的最佳运营之道是在项目伊始就做出最周全的考虑，确立可以一贯到底的行动目标：帮助人们在不依赖外部捐助的情况下，实现自身的目标。

在卸任公职后不久，我便亲身体会到上述“如何做”问题的分量。我从政 30 年的经历，无非是与人探讨两个问题：你打算做什么？你打算在这件事上花多少钱？当 2002 年人们就艾滋病危机求助于我的基金会时，我迅速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灵活性。

那时，在发展中国家只有 23 万艾滋病毒携带者和



本文作者比尔·克林顿曾任美国第 42 任总统，是威廉·J. 克林顿基金会的创始人。

患者接受了治疗，因为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价格太过昂贵。事实上，高价格不仅缘自生产成本——由于低收入国家支付行为的不确定性，生产商不得不预先构建一个高利润空间。当时，这是大家在业内生存的唯一办法。

在我看来，若有足够多的捐款人来确保及时支付，便能说服药品生产商将经营模式转向薄利多销。因此我们曾与一些财力充裕的政府接洽，请他们为那些向我们寻求帮助的发展中国家代购非专利药物——这些努力得到了爱尔兰和加拿大等国政府的积极回应。

艾拉·麦格齐纳则率领我们的团队与生产商们进行了多次谈判，劝说他们降低价格以赚到更多钱。我向他们保证，若言之有谬则重拟合同，确保他们不受损失。他们最终接受了我们的建议——今天，在发展中国家有800万人正接受可能挽救其生命的廉价治疗，其中超过半数直接受益于我们出面商定的合同。相对于原有经营模式，药品公司也赚取了更多利润，实现了自身利益与社会公益的有机结合。在这项事业中，大家都得到了实惠。

这一经验让我充分领略到非政府组织的巨大力量——通过与企业 and 政府合作，利用助人自助的方式对市场加以拓展、组织。我的基金会将该理念运用到非洲最穷困的农业地区——那里的人们拥有获取成功的意愿和技能，唯独缺乏有效的物质手段。

在马拉维的“安佳农场”项目中，我们与当地成千上万的小佃农合作经营一个大型农场，并以批发价格向他们出售种子和肥料。我们还向他们提供产品直销市场的途径——大多数农民都没有马车，更别说汽车了，因此他们此前通常得将年收入的一半付给中间人，仅仅为了把新收获的粮食运往市场。

项目成绩不俗。勤劳智慧的农民们获得了丰收，收入平均增长了4倍。得益于一个旨在改变生活面貌、具有可持续性的机制，他们正探索着属于自己的脱贫之路。

上述模式如能扩大规模，将极大地提升发展中农业国的人民生活质量。同时，该模式也能帮助当地政府有效利用宝贵的土地资源，保障国内粮食安全、减少对进口的依赖、充分获益于出口、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。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在不依赖他国援助的条件下，掌握自立自强之道。

我们可用类似的、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应对所有挑战。我的基金会与加拿大慈善家弗兰克·古斯塔在哥伦比亚合作开展了几个项目。弗兰克曾在拉美矿产开发中大获成功，并由此致力于帮助当地人民改善生活。

目前，我们正帮助当地小摊贩与大型豪华酒店建立联系，使他们也能从该国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。我们还启动了该国第一个针对建筑工人的现场工作认证项目，现已为超过5000人提供了免费培训。我们也曾与拉丁天后夏奇拉的“赤脚基金会”合作，为该国4000多名学生提供营养校餐、职业培训和学业帮助。

我和弗兰克还与卡洛斯·斯利姆基金会在哥伦比亚合作建立了一个2000万美元的投资基金，帮助中小企业拓展业务。这类企业雇佣了该国约30%的劳动力，却在已有资本市场中受益甚少。我们在海地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基金，帮助当地中小企业克服业务增长中——特别是2010年大地震后面临的各种长期性障碍。上述两个投资基金在相关领域开展审慎投资，它们的服务对象与马拉维的佃农一样，仅需有针对性的帮助，便有能力冲破贫困和地理阻碍、最终取得成功。

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、有权利帮助他人获得成功。放眼全球，我深信这种相互依存终将战胜各种不利因素。

看到艾滋病、肺结核和疟疾的死亡率不断下降，看到贫困地区的人们把更多女孩送到学校读书，我倍感欣慰，这样的投入将会取得巨大的回报；看到诸如“健康伙伴”、“盖茨基金会”和“斯塔基听力基金会”等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拯救生命，我倍受鼓舞；看到宝洁、沃尔玛和德意志银行等大公司将自己利益与社会公益相结合、并与社会分享它们的运营经验，我倍感乐观；看到爱尔兰、挪威、英国等国家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时仍保留原有的对外援助预算，我倍受感动。

正如生物学家爱德华·O. 威尔逊在《被社会征服的地球》中所述，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是那些精诚合作者：蚂蚁、蜜蜂、白蚁和人类。我们人类享受意识与良知的福泽，并接受它们的考验。我们的确能毁灭自己，但当我们停止冲突、选择合作时，亦拥有克服逆境、抓住机遇的惊天之力。

人知己所不知——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就已做出了最好的抉择。如果非政府组织、商界和政府能携起手来、创造性地开展合作，就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们有尊严地生活。而我们每个人也将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公民。■

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是那些精诚合作者。